

# 血染的遗书

陈水林 （市直）

“我不写,要是真‘光荣’了,父母见到信更加悲痛。”

其实,我心里也闷得慌,但还是强迫自己写了几句话。不一会儿,部队全副武装,在夜幕掩护下进至敌前沿阵地。凌晨,三颗信号弹划破天空,一排排炮火射向敌人,千万个火球燃烧了黎明前的黑夜,我们经过浴血奋战,三小时就攻占了东溪县城。首战告捷,但伤亡甚大,稍作休整,又继续前进。当坦克攻击到一山谷时,遭遇敌军炮火狂轰乱炸,小谭一条腿炸飞了,竟全然不知,手中的枪仍在猛烈扫射,鲜血顺着坦克履带直往下流。可怕的是,天空突降暴雨,冰冷的雨水直淋伤口,他晕厥了。一苏醒就哀求:“班长,实在不行了,让我死吧!”他说,唐山地震幸存下来活到现在,刚才还打死了几个敌人,够本了。我鼓励他顶住,说:“遗书没写,你怎能死呢?”他再也

不吱声了,一口气坚持到野战医院。

战斗向纵深发展,血腥而残酷。攻至高平外围,我部伤亡大,奉命补充兵力。战斗间隙休息时,突然有人喊我,原来是我同学——某团尖刀班班长熊庚成。他敢打硬仗,随军记者还对他进行了采访。下午6点,他们班要从翼侧对敌实施夜袭,凶多吉少。他说战事太紧一直没有给父母写信,现在是时候了。于是,急忙拿出纸笔,写道:

爸爸妈妈: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儿子已经含笑九泉了,请不要难过和悲伤。你们辛苦养育我19年,儿子难以回报养育之恩。军人属于祖国,孩儿是党员,又是尖刀班班长,要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我即将带领全班去打一场恶战,万一孩儿有什么不幸,爸爸一定得挺住,多开导病中的妈妈。抚恤金一半留母亲治病,一半捐给小学。军情紧急容不得

多写,如果永别了,孩儿不要鲜花、美酒和眼泪,只求下个清明,妈妈前来抚摸我的墓碑。再见了,我敬爱的爸爸妈妈!

写完就交给我,我说不会有事的,又硬塞回他兜里。

一天当中,我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伤员一批批抬往山下,总攻破不了那道天险。直到第二天拂晓,尖刀班终于将八一军旗插在山峰。可在打扫战场时,班长遭遇冷枪不幸壮烈牺牲。我从战友身上找到了那份遗书,已经被鲜血染得殷红。

战斗结束后,我揣着遗书带着战友的军魂,直奔赤壁狮占山村。老人睹物思人,悲痛欲绝,不久相继辞世,英雄一家终于团聚在天堂。

一晃35年过去了,每当思想开始散漫、工作开始懈怠时,都会看看当年的遗书,想想牺牲的战友,顿感豁然开朗,神清气足。

## 清明花落泪

宋金光 （崇阳）

清明,是一个让人落泪的时节。往往前几天还是春阳和煦,一到了清明这天,天空陡然笼罩一帘黑幕,有时甚至要下起小雨。都说天人合一,大自然的物换星移仿佛随人而变,清明小雨,洒湿了思念的长路。

父母的坟塋是合家的,每年清明,我们兄弟几个都要去上坟,添点新土,烧点纸钱,把思念通过这些有形的什物传递给远在天堂的父母,墓地周边开着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花,雨丝就像我的悲伤无休无止在飘飞,顺着花瓣滚落而下,应和着我的泪珠从眼眶流出。

“憔悴坟头土,见之如亲人,千古伤往事,此物最伤情”。在清明这个特殊的节气,因为那份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使得天各一方的人们纷纷踏上回乡路,怀揣着沉重的心情,用泪水打湿的泥土添厚先辈的坟塋,用温热的手心抚平父母的衣衾,好让他们在天堂那边不受寒冻。

父亲过早的先于母亲离我们远去,在那个靠劳力分得粮食的年代,母亲独自承担起全家的重负,遮风挡雨,使年幼的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即便在母亲离开我们的前一个星期,她勤劳的双手从没有停歇过。倒下不行了,母亲才伸直那僵硬的结满老茧的双手,嘴里还在喃喃地说着一些听不清的话语,似乎还有许多家务事要做。说着说着,母亲就这样生死两分,到天堂陪伴父亲去了。只有到了清明,我们兄弟几个合伴来到父母的墓地,祭扫、添土、上香、燃纸、跪拜。“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也许天堂里的父母看到我们的到来,正借着阵阵细雨,说着谆谆教诲。今天,望着周围这些花草树木,内心怦然而动,是它们历经漫漫长夜,风霜雨雪,在这里陪伴父母长眠。

我知道,通向墓地的路,恰似从历史深处走来,又奔向永无止境的未来。有多少名流、平民百姓循着这条路,走完人生的旅程,带着各自的满足、遗憾、甚或留意,融进永恒的宇宙。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每至清明,我的心头不觉泛起那份念想,抛却浮躁的心绪和纷繁的名利缠绕,把沿袭经年的传统装进行囊,乘着霏霏细雨、或明媚的天色,去祭奠、去告慰曾经养育了我们,给予我们生命的先辈。

## 世相小说

袁达荣 （通山）

## 麻绒针织袜

我五岁时母亲患了肺病,只要一咳嗽就没完没了,严重时两头弓到一处,像只大龙虾。家里没钱医治,父亲就担当着家里的全部。

九岁我才上学,不像同学们整齐光鲜,破旧的衣衫是父亲笨拙的双手浆洗和缝补。奇特的补丁,形成一个个别致的图案,同学们见了笑,老师见了也忍不住笑。

虽然才九岁,我也懂得自尊,穿这样的衣衫上学,使我无脸见人。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出工了,我磨磨蹭蹭的洗刷锅碗,里屋的母亲,隔着墙似乎猜透了我的心事,说:儿啊,你不上学了?

我没好气地说:总是没娘疼的,还上啥学!

母亲说:又咋了,给娘说说。

我哭了说:都几年了?不允我靠你一下,也不管我。我的衣服,你看看,爸爸洗的、补的,是啥东西!

母亲没说话,一个劲地抽泣,虽然隔着墙,我能猜到她痛苦的样子。为了不再惹母亲生气,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上学。这之后,我隔着窗看到,母亲的床上,多了一个塑料布做的箱子,里面有一副短小竹针,一个麻绒纺成的线团。母亲好一点的时候,就戴着一双手套,在塑料箱里编织着细小的袋子。我又没还气地嚷:能编袋子玩,却不跟我缝衣。母亲听了没有生气,隔着窗朝我笑,可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冬天来了,母亲未能挺过去。办完丧事,父亲拿出一叠儿麻绒针织袜,放在我怀里说:不是你娘不疼你,也不是不愿为你缝衣服,她要与你疏远,不想把病传染给你。这些袜子,你娘说,是安全的,虽只能穿在脚上,也会暖到身子。

我抱着一叠儿袜子,哭了很久很久。



## 永恒的丰碑

——致焦裕禄

王意林 （嘉鱼）

都称你为焦书记  
其实你更象是一位仁医  
你以带病之躯  
为兰考大地治疗痼疾

风沙 盐碱 内涝  
一起在你的肝部疼痛  
甚至 兰考的一声咳嗽  
都会让你的身体  
一阵痉挛

只有那只老藤椅  
感到你是带病之身  
时常  
因你的痛苦而扭曲变形  
你的肝痛  
老藤椅就心痛

你不是医生  
却能妙手回春  
你的灵丹妙药  
只有一味  
大爱 奉给兰考大地  
真爱 献给兰考人民

为根治兰考“三病”  
顾不上给自己治病  
四十二岁的你走得过早  
你不没有离去  
你的生命融入了  
一垄垄绿油油的麦穗  
你的身躯在一棵棵  
枝繁叶茂的泡桐中挺立

## 父亲,我来看您了

朱国平 （通山）

父亲,我来看您了  
墓碑上的草湿漉漉的  
是您思念儿  
还是您的泪水浸湿了叶茎?

父亲,我为您点燃的香烟  
您不要再舍不得抽啊  
像您生前  
抽几口  
又把它熄灭  
放在上衣缝满补丁的口袋  
等烟瘾发作时  
再掏出来抽几口

这些纸钱  
您也不要舍不得用  
不要再用布片  
一层一层包裹起来  
藏在枕头下  
藏得很不好相处。  
交我们上学的钱

父亲啊! 父亲  
我热泪中  
我抽泣中  
再也听不见您为儿  
在世上驱赶胆怯  
鼓舞着儿子前进的话语

离开您时  
那探出草丛的墓碑  
父亲啊,那何不是您  
舍不得儿  
临终前的面容



清明祭英烈 记者 张大乐 摄

## 忆 母 亲

赵丽萍 （崇阳）

候,父亲在县城上班,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住在乡村的小学校。那时,许多孩子因为家里穷经常失学,母亲就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走村串户进行家访。常常夜深了,还不见母亲的踪影。漆黑的夜里寂静得可怕,我们兄妹等急了便一个个蹲在路边放声大哭。见此情境,母亲好多次都心疼得抹眼泪,可看到她的学生在她的帮助下背着书包重新回到课堂,母亲又欣慰地笑了。

母亲信奉与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人生哲学,一生乐善好施,广结善缘。在乡村学校教书时,学生中有兄妹仨从小父母双亡,母亲对他们关爱有加,结下了深厚的母子情缘。后来,大姐二弟都学有所成,有了好工作,三弟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后远赴美国留学。母亲去世时,三兄妹千里迢迢归来奔丧,无不哭倒在母亲的灵柩前。记得母亲出殡的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寒风刺骨,可沿途站满了为母亲燃放鞭炮送行的邻里乡亲。一路不绝于耳的鞭炮声,让女儿悲痛的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母亲的三个女儿出嫁时,由于家境不

## 父 亲 祭

郁林 （通城）

名远扬。别的剃头匠的手艺服务范围只一个半个村子,一年服务一二百个村民,最多的不超过三百人,可是父亲的服务范围方圆几十里,常年有六七百个村民顾客。

父亲理发,比起别的剃头匠还有一绝活,就是精于剃光头。剃光头不是用推剪,而是用亮锃锃的闪着光的利刃,手艺不到家的剃头匠不敢给人家剃光头,因弄不好利刃就会伤着人家头颅。有少数剃头匠算是能剃,但头发根削不干净,剃完后用手一摸,发根茬扎手,头部呈黑黄颜色。父亲剃的光头,头部光溜溜,雪白雪白。那些喜欢剃光头的老人讲,三天不会长出头发根茬,这话真是把父亲的剃光头手艺说神了。

做为一个剃头匠,父亲可不仅擅于理发,还精通修理剃头工具。一些同行的推剪、剪刀不好用了,送到父亲这里来,经他拆拆装装,敲敲磨磨,就能够很好地使用了。很多年轻的剃头匠都拜他为师,经常请他去家里喝酒传艺,父亲也乐于授人,不